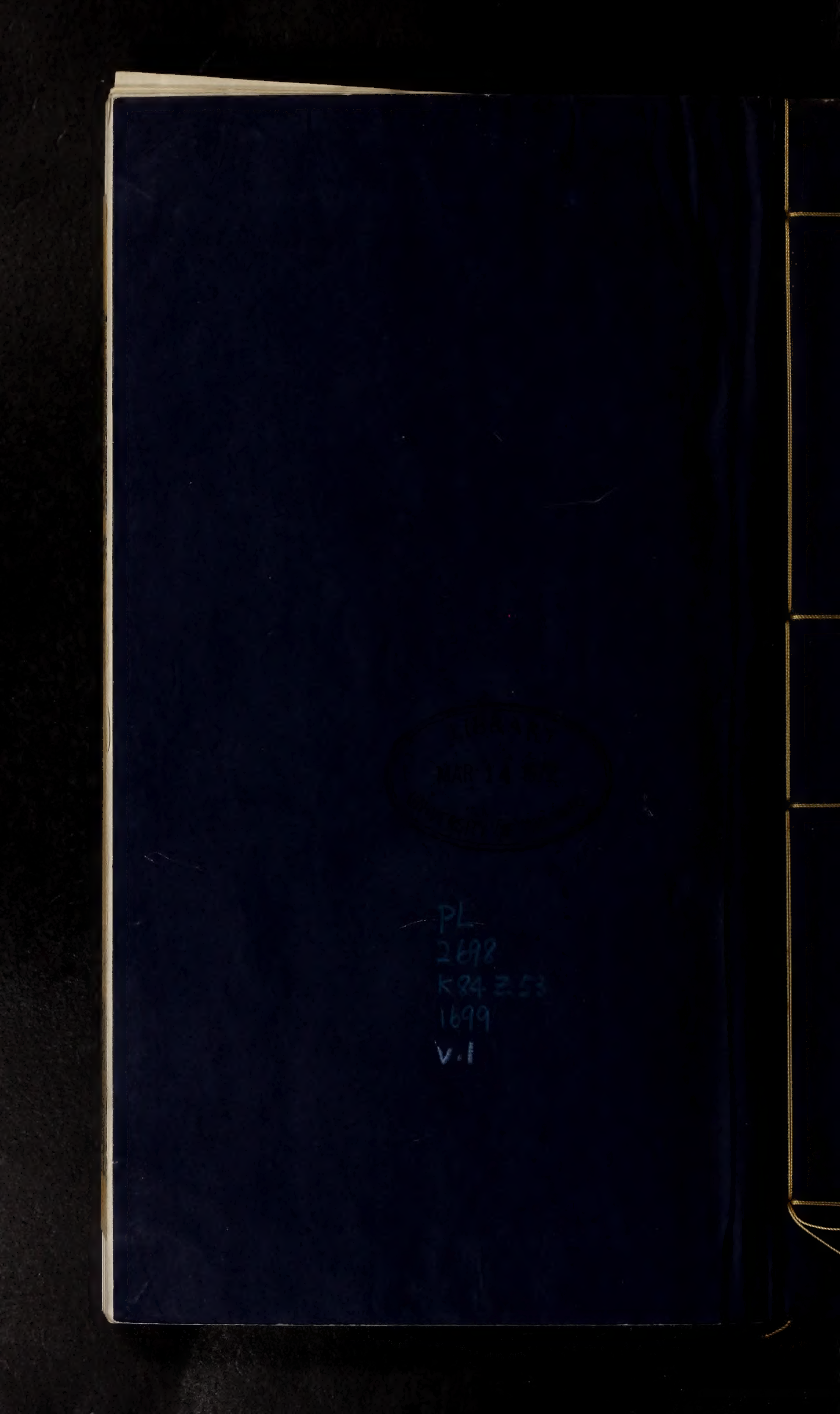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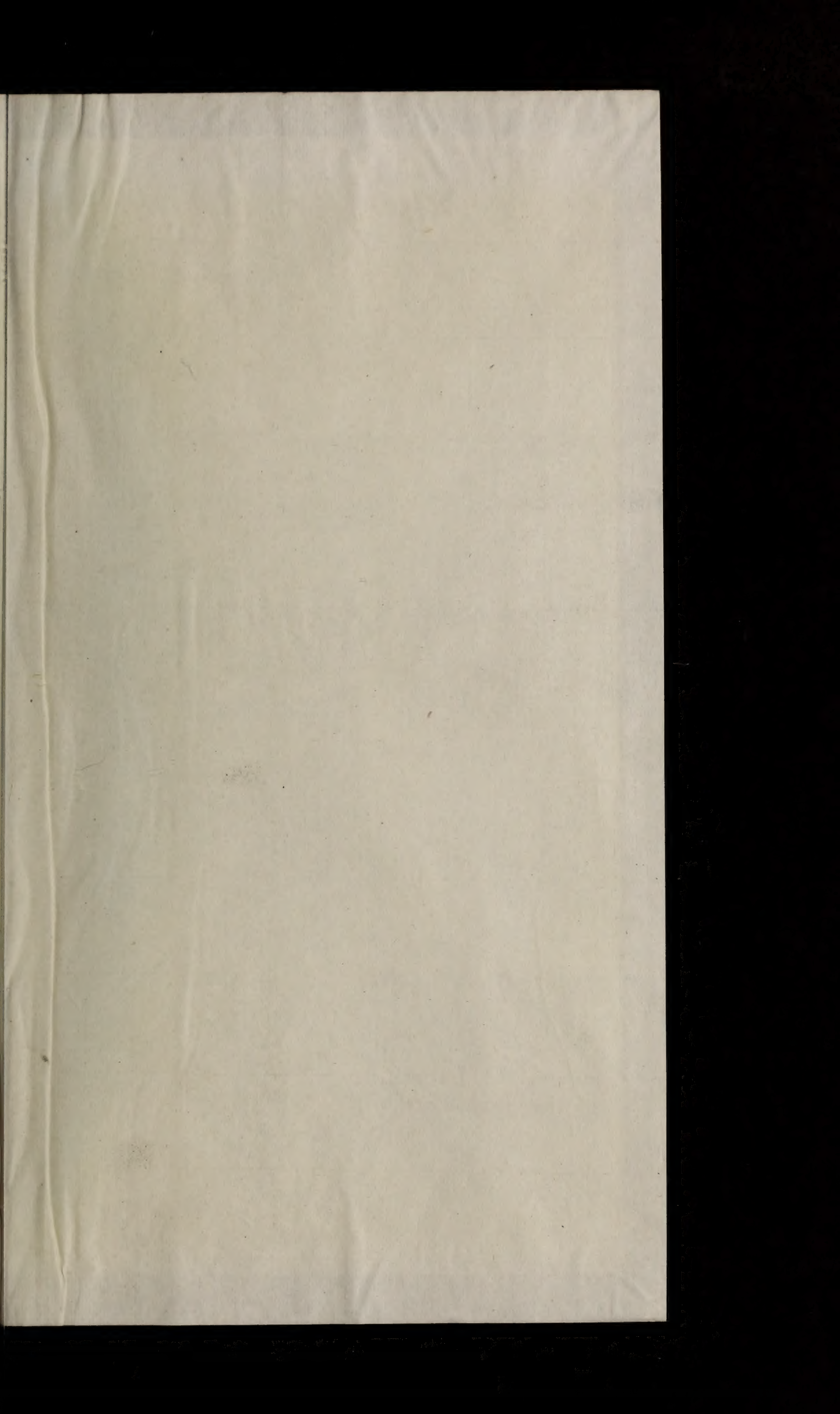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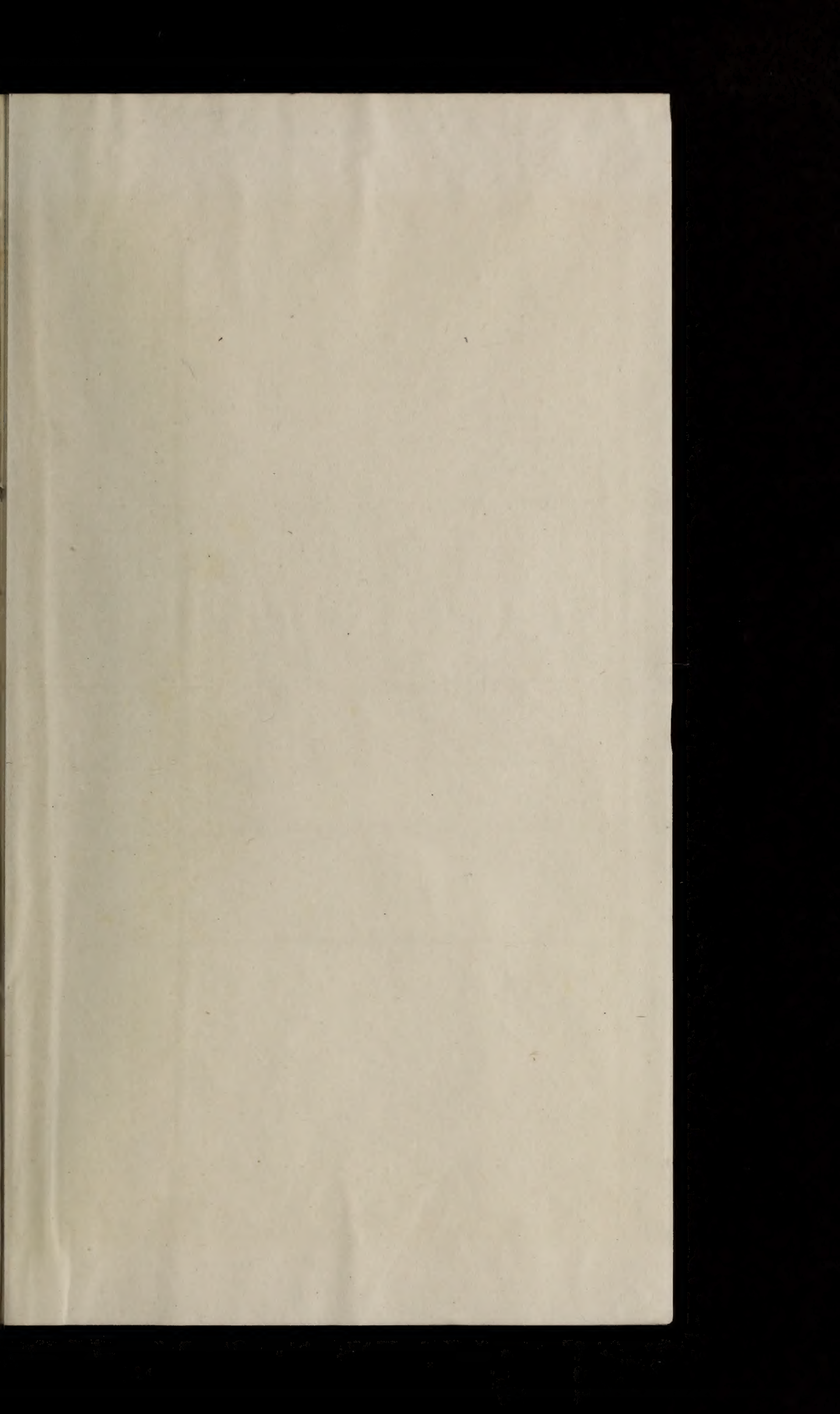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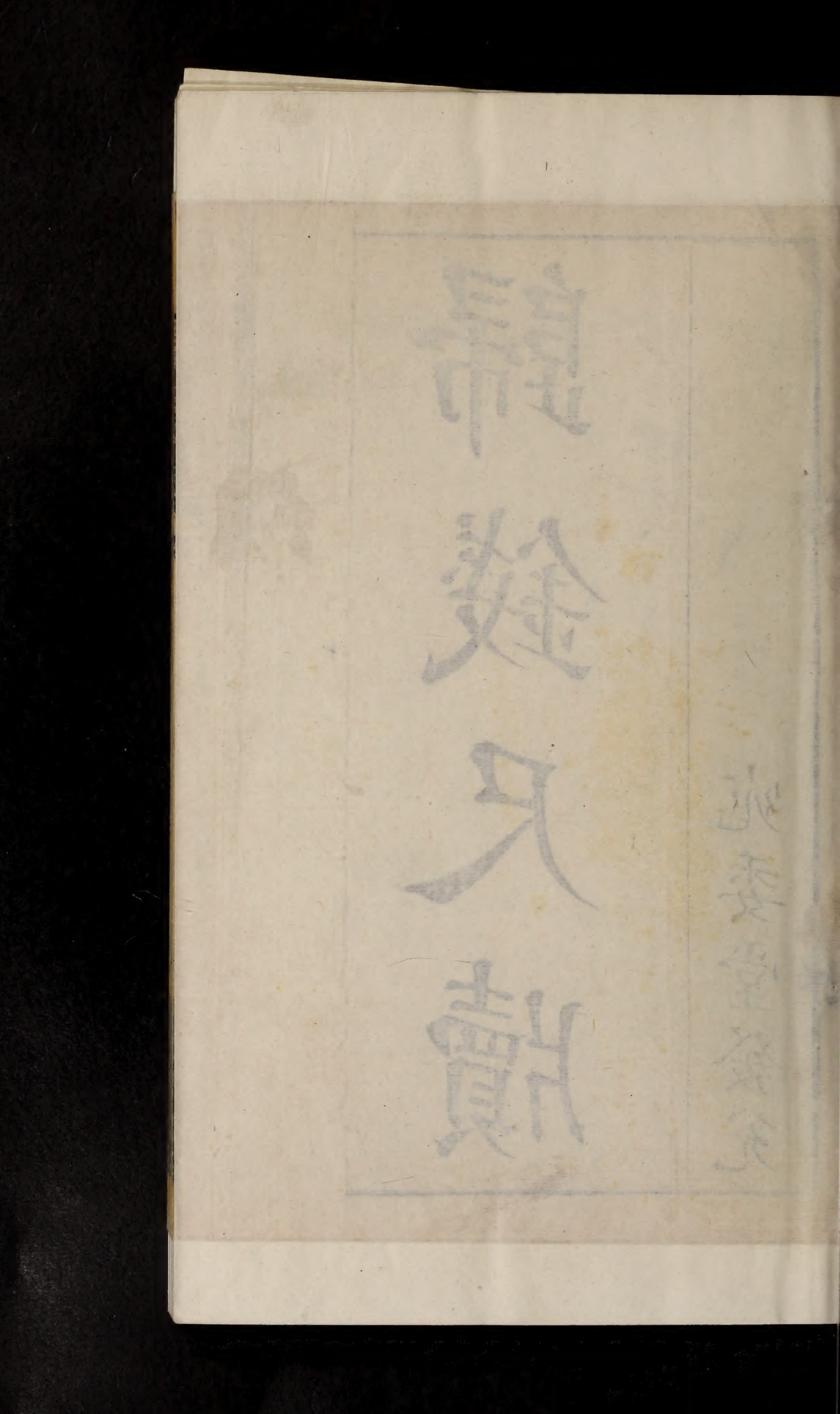












常熟顧漢璋校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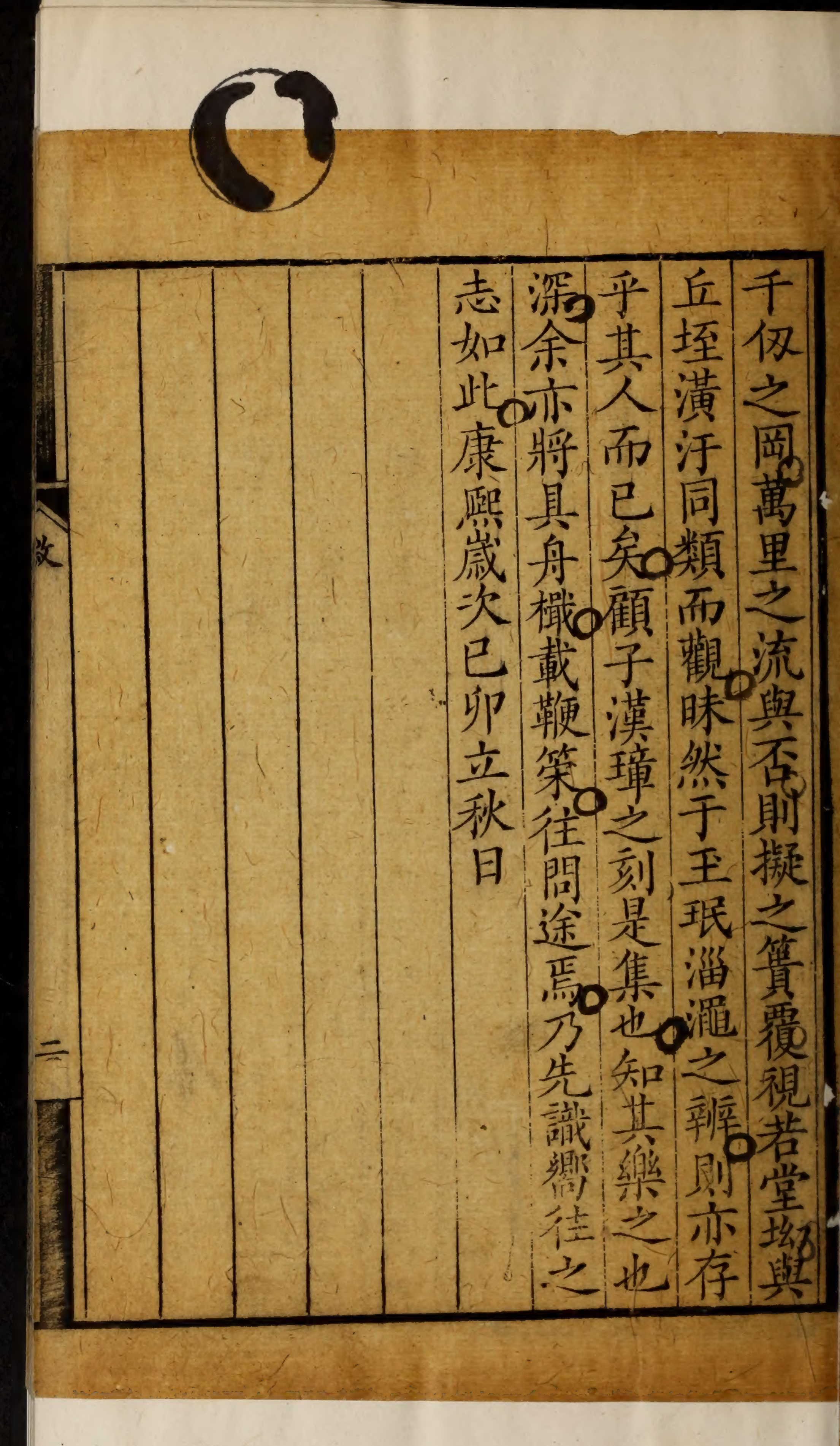
歸錢尺牘

敘

常熟後學汪繹譔

天下之文章莫大於山水善遊者歷四嶽三塗九州之險浮大河下長江周流四海曠覽乎神靈之所棲止蛟龍虎豹之所窟宅俯仰上下留次浩如也眼界廓如也及與之觀小山幽壑方塘曲沼一卷一勺之多固宜其不顧而去然亦有時視一卷一勺不啻若千仞之岡萬里之流者無他其神氣之所感名者異也若但曰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將置身囂塵之境據丘垤以爲崇指潢汙以爲潔管窺蠡測其又烏知天

地之大也哉古之作者自六經而下其爲海岳也多矣近代如信陽北地之學則雕琢之頑石而搏激之逆流也震川起荒江寂寞之濱著隨刊眞定之績東潤又爲之區其高下別其原委設壇樹表汲汲乎紹震川決排者無所不盡其力兩先生之功不在禹下讀其全集如登岱華如泛溟渤矣至其片箋寸幅偶爾酬應之作支分派別僅若一卷一句之多然而其脉長其源遠其行其止莫不有自然之勢孤峯秀拔龍出岱華異乎雕琢之石也碧波清淺朝宗溟渤異乎搏激之水也世世有知者仁者往來流覽其遂等諸



千仞之岡萬里之流與否則擬之簣覆視若堂坳與丘垤潢汙同類而觀昧然于玉珉淄澠之辨則亦存乎其人而已矣顧子漢璋之刻是集也知其樂之也深余亦將具舟檝載鞭策往問途焉乃先識嚮往之志如此康熙歲次巳卯立秋日



歸震川先生尺牘目録

卷第一

卷第二

與鄭伯興
與孫似祖
與丁應詔
與徐評事
與顧太僕
與林長興敬冕
與陳平鄉九疇
與秦光甫
與查給事鐸
與顧太僕存仁

與[illegible]

與管穉圭

與陳璽丞懿德

與[illegible]

與太僕存仁

與曹貟外璠

與李道亨

與李延節

與姚太僕一元

與朱文龍

與曾貟外璠

與范司成應期

與[illegible]

上宋陟臺

與歸給事

上王中丞

回湖州府問長興土俗

與徐龍灣

與顧文載

與殷徐陸三子

歸震川先生尺牘目錄終

歸震川先生尺牘卷第一

與吳純甫 十一首

某久辱過愛每以古人相期自媿齷齪懈負知己中夜思之痛心赧面昨以亡友之故傷其泯滅輒强所不能且欲執事一言以爲進止亦以執事惓惓之意令人忘其羞澁而來書過加推獎如此某何敢當某何敢當李習之輩意氣何如而韓文公抗顏爲師某何敢望萬一于習之而執事以韓自處則無不可者某平日議論豈能出執事溺唾之餘哉豈大賢君子引進後學法固當爾耶抑以某之庸駑重以激之耶

嗟乎某何敢當哉抑執事不以其不可教因而成就之則某也不敢不勉異日或不負爲門下士執事之賜多矣

又

贈言一首繕寫如右僕讀易深有感于否泰姤復之際蓋天下之壞其始必自一人始而其治也亦自一人始此僕于執事之行深爲之惓惓也自惟鄙拙不習爲古文聊發其所見不能檃括爲精妙語徒蔓衍其詞又不知忌諱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幾欲自毀而又不能已也僕年已長大一無所成慚負古人居

其氣浩然

透句

常默默不自得執事行且立朝功業當遂赫然僕若不至狂病異日得遂所圖于是從容閒暇與田夫野老歌咏先生長者之德紀述太平之盛事以振耀千百萬年視彼班生爲竇氏執筆愧之千載矣區區今日非所論也

又

彌年沉痾無一日强健而學荒落坐視歲月之去惴惴焉恐有所失墜無聊之甚大不類少年意趣以故不能時修禮節于左右可謂之簡不可謂之負也僕雖極愚然亦有耳目黑白醜惡不至甚顚倒私自念

執事僕所當終身服事者。他人之望門下。曾不得側足而立。雖執事假之詞色。終以不類自引去。僕乃得置門籍。今比肩爲人。如是而猶有所背戾。非禽獸好惡與人異者。不至此也。執事常時有所教訓。未嘗不佩服以爲至言。顧僕外之所示者。常不及内十之一。若不能有所承受。此乃質性已成。不可矯强也。且執事業已知其可教而教之。又復疑其人之從之與否。則執事之過也。僕若好諛而惡聞善言。則見絕於門下亦久矣。水之爲物。流動而善入。然丈五之灂。朝盈而夕除。頑石伏于道左。愈久而不易其處。執事將何

所取乎早間得書意執事乖念之切覺僕疎遠教誨之至惟恐其不從故爲此言激之也無可荅者遂謝來使然終不可不自明輙復喋喋病中遣辭昏晦終不足以盡意乞亮之得寓圃雜記甚喜計八十餘葉可留二三日録完奉納

又

初約會時草率相叙事又剳于表兄僕不宜妄自主張表兄又不即言實不知其意何如也僕表兄雖俱在門下新故亦微有不同豈以表兄有親附之意而僕乃有自外之心且諸君意不在會也特欲因緣以

接餘論即執事不肯幸臨諸君從此解體矣僕特以輪次當速乃實諸君之事非僕一人之私也僕雖得譴而諸君何罪焉明日與諸君拱候拱候之不至則相與候于門下必得請乃已僕無知者稚子畜之而已勿以大人意見與之較短論長也

又

前夜得侍左右語及僕家事多方顧慮言人所難言僕何人斯乃辱執事知愛如此而來書又復推奬太過以爲與僕談論比之飲醇此非僕有所感動蓋別久復聚人情當爾僕以庸才不能自恣放如古豪傑

幸而耳目未甚昏塞自少讀前人書往往若有槩於
中者私心以爲是猶饑之必當食寒之必當衣非曰
虛名美譽足以艷慕人而已也顧不俗意見自爲一
種間出一語稍或高聲共訾笑之以爲狂淦則走去
至不欲聞用是黙黙無所言以爲雖言亦無益頃歲
補學宮弟子員衣冠之士二百餘人時嘗會聚堂下
笑語喧譁而僕踽踽無所與讀壁上碑刻仰面數屋
椽耳雖稍與往來謂之相厚者至今亦不知僕爲何
如人乃辱執事知愛期以古人以是不覺盡言于執
事在他人謂之黙在執事謂之辨執事所謂可人意

者乃所以為拂人意者也執事恐南北仕宦未免乖違亦不必為此無窮之慮常憶去年此日酌酒池上于時梅花將發天氣融融如春仲季日初沒西南雲色郁然與溪水熠燿兼有玉生餘樂明旦辱以詩召有花枝耶負隔年期之句今豈可得耶乃知離合自有數即今目前而已然矣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乃有左氏博議人言有無叵測然使僕效亦無不可但偶未能耳來索前書未敢如命留之以志吾過

又

某頓首三泉先生侍者夫人之所畏者必曰勿使某

人知又曰毋爲某所短如執事者從容出一言以相讓于僕已無所容今書傳之不快又衆辱之藥之苦也更有毒耶雖然僕乃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顧僕亦非剛愎文過者前書所云中頗寃抑聊自明耳某於自責實不敢少恕居常悒悒愧見鏡中影與人言亦無味自念十一二時已慨然有志古人比于今猶碌碌不自克凡人不爲君子則爲小人古豪傑之士日夜黜檢然病根卒不能去顧予何人者見人呼爲小人則怒自揣得爲君子否也孟子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又曰充無受爾汝之實若此者所謂義也

然充無穿窬之心必施于有穿窬之心之地充無受
爾汝之實必施于受爾汝之時乃令得其幾矣執事
謂僕得其人之半執事雖以謂僕即其人可也雖以
謂僕盜蹠尤可也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但曾參居之
將益深色養墨翟入而聞樂更悲耳故曰益用玄事
固有之也昔人謂種樹者爪膚搖本已去復顧適有
以害之僕謂樹無知不能自長使其能自長即謂知有
方承主人佳意當一日拱把也豈可謂害之今而後
僕知所勉矣別後多事延緩至今乃始得作書以謝
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

又

沈母文章累殊不足觀僕所以不辭者非謂其能于此葢肆業習之也顧汩汩俗學胸中無此意味而強爲之斯汗顏耳幸賜裁削或甚悖繆勿出可也

又

綠蕉可分乞命守園者爲銀鹿助強幸幸以家僮他出故也建蘭遺種公固以棄之并以賜僕何如僕舊時讀書東皋後家居爲作志以爲恨不得負其地以歸今舍前所植並公家物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幸恕不廉

又

昨侍坐燈下偶懷遠人不覺為情所使中夜思之赧然汗出此亦侍于君子之愆也已知罪矣晨欲往東皐然心火騰沸鼻中頗有氣息遂懶束髮也

又

子賓老母免役事權在粮里官府未便見察若欲作書事類無因恐有按劍者鄉間人見秀才甚大便欲使之說事可笑

又

辱公誤知豈敢自處以薄但由本性不欲作世俗寒

温禮數密知公起居足以慰矣童子不能悉吾意以故語及所云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不宜呼郎爲狼則僕常時呼阿狗爲狗亦將自謂狗主耶

與李廉甫

去冬瘡病未平黽勉就道已迫歲除至金陵渡浦子口跨蹇驢踏雪行三千里辛苦之狀所不可言道經鄆知使節三兩日前已過悵望久之使人遠來得初五日手教歷歷道前事讀之黯然非故人情厚何以能記念如此常下第即出國門前次見文隱公言科塲中事有傷心者今次徹簾晉江王儀曹郎即日尋

拙卷讀之與南宮諸曹郎傳觀歎訝者累日諸進士謁歐陽尚書歐陽公首舉賤名深加歎惜主考徐公亦時對其鄉人言之古之人不遇者有矣無在位者知之故也在位者一二人知之矣未必能皆知也今皆知之矣而又不遇豈非命哉此亦非僕所宜言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無能知我不遇時也荷知己惓惓之意因及之

與沈養吾

今歲自水路直達比常年甚逸已自前月二十六日入都矣尊公使人回附與家書一封乞致之闕陝地

震之異古所未聞平陽蒲坂之間更甚震撼如雷擁沙及陷没者亘數千里樹木倒植井水及黃河皆翻太華已低小而潼關亦無有矣人民之死者殆不知其數如韓邦奇馬理諸公皆没兵部楊尚書家盡亡分守白參議惟存一幼兒又地裂處往往有黑水溢出水中皆有魚此皆邸報之所不詳也

與王子敬 四首

兒子壙志附去二通其一與子欽去年令讀騷即此時也兼以時序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嘗爲人所嘲笑豈皆無人心者哉乞勿以示人

又

孺允數來索侑觴之辭第歌㢧不同日時有通問者作一二語答之輒顛倒不能成字也顧足下懇懇之意乘僕未東必得面談就君所欲言比次書之可也

又

不知諸公何日行如此風景更難宿留也區區得失久已置之度外但此回不見往時人唐人有云海内無家何處歸此極痛恒耳

又

庚戌秋山妻欲學毛詩從問大義爲書文王之什尋

因兒女病遂廢卷昨還簡篋中得之極悲義多與前人異者奉去乞一看稍暇當續此業也

與沈敬甫 七首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欲爲僕解悶者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爲吾兒也又欲自禁耶

又

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枉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甦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尚書序亦乞錄付庶病者少寬當以此等自解然恐不能解也痛痛頭鬚當有二三莖白者炤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

木石奈何奈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五弟觀之世之君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罪焉耳葉生狂士坐中之言幸勿介介

又

痛苦之極死者數矣吾妻之賢雖史傳所無非溺惑也寄去僧疏僕書二句蓋天問楚些之意偶于此發之前後有六首又有偈一首別有答人小柬連書一道敬甫就五弟處觀知我悲也

又

前時養吾言欽甫文自能中不意出門便有此厄須

爲東裝計往陽羨也自去年涕淚多不能多看書又念新人非故人殊忽忽耳

又

澱山湖可依初葉壙志子建云亦似但千古哭聲未嘗不同何論前世有屈原賈生耶以發吾之憤憤而已欽甫云更似高人一籌也

又

滄浪生攜阿郎影來一慟幾絶此生精神覬欲運量海宇不意爲此子銷鑠將盡如何西狩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子解之乎世人眞以吾爲狂耳

又

世美堂記可爲知者道人固有對面不相知者亡妻幸遇我耳作罷與兒子嗚咽也

與王子敬 二首

所索文稿向托人寫因變不及去取數日間取還也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疏偈數首獨曾寄孺允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峯山中讀大藏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又

前承過遂遭虎狠之驚感念至情極不忘也像賛一

首奉寄日閲禮書欲依先王之制以送死者而常不及子建之徒輙唱浮議動引王夷甫亂天下之言殊爲可惡

與沈敬甫 二首

不見忽踰月節候頓易日增感傷凉風吹人悉成涕淚令女未有紙錢之及此心歉歉鳧短鶴長其悲均也如何如何如何

又

日苦一日恩深如海盡變爲苦水如何如何承寄奠不敢辭敬甫雖有哀痛未容相比也疏二首寄去令

日低首世尊前矣別有報人小帖數幅可與五弟索
觀也

答周孺允

昨奔喪過城下即還不及造謝生平迂闊常以古人自期亡者雖一婦人相知極深二十年同共艱難辛勤至矣白雲明常有世外之趣若芒慈母桓少君之比乃又其粗者也遙遙世路便不見斯人自以爲有鍾子期之悲又非特伉儷之情耳連日讀禮知先王於此不薄呶呶者自不曉耳向寄疏偈何足稱於儒者之側特欲足下知我無聊之極如此

答周澱山

適承教誨懇懇愈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死然所謂生民之至艱荼毒之極哀者雖强自抑制淚如河海水不能止也亡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戴服屬非遠不幸以絶異之姿嫁薄命郎天下至寶措置非所珠摧璧毀汲汲以没眞千古之痛也禮齊衰對而不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聊此奉謝并録報謝小簡數幅欲吾兄知吾至情如此類非世人語世人見之未有不大恠以爲狂惑也

與徐道潛 二首

韓集爲葉七沉滯旦夕當促來前編在舘中學徒俱病久不往竢往乃得奉耳此書考校甚精釋義比蔡傳亦遠出其上讀書者要不可不觀也

又

易圖論有合商確者幸示及原稿并發來向論河圖洛書以示吳純甫純甫謂當示後世之子雲此篇大義與之相表裏第與晦翁實相牴牾啓蒙所謂本圖書作易之大原一切抹倒爲此嘵嘵得罪于世可嘆也抑程子與康節嘗論此至其解易絕不用之亦必有見矣

與王子敬七首

弘圓先生賛讀過即乞付來親得其語故詳生平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嘆耳吠奢貫人出家者啞羊僧伽中寂無慧皆彼書中語

又

腰痛發作甚苦方有望洋之約恐無緣耳思曾墓表描寫近真生眼觀之如何

又

清夢軒詩附覧記固迂詩又迂清夢軒亦迂也

又

水利書採取頗有意水學莫詳于此外是皆勦說也

呈子已寫侯攝縣來分約同往面言之

又

呈稿曾有録本否明日欲寄伯魯也此已爲雨後之土龍但不可聽伯魯之意耳

又

此等文字非所欲作但不可却試讀之當知其意也

又

夏三還得書于箋札中知益精進此間殊無所向獨恃一念烱烱不自磨滅更不知向外有人耳東坡易

書二傳在家曾求魏八不予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之畏公爲科道不敢秘也有奇書萬望見寄水利錄已鋟梓奉去四部近聞吾郡頗欲興水利動言白茆耳甚可歎在位者得無有武安鄃邑之私耶一時發興入梓尋悔之于世人何用當今後世思吾言也

與徐子檢

昨爲節婦傳送陶氏李習之自謂不在孟堅伯喈之下也得令新川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内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

與陸武康

右先孺人銘謹撰上公家所謂班郢之門不宜敢當重委且平生不能爲八代間語非時所好也念嘗以文字爲貞山先生所稱許敢抗顔爲之耳

與沈敬甫 二十五首

病良苦一日忽自起可知世間醫巫妄也詩二首寄敬甫子欲

又

爲食闕過此有屋租可以支食並爲家奴侵盜無有矣然留此直是懶也春闈之文讀之誠自謂不愧但徒爲市中浮薄子所訕笑以是不出也

又

十七日阿三送包文想已到卷子可就五弟觀之曾寫二本復散去懶復寫也孟敏之甑墮而不顧卞和之玉刖而猶泣二者何居

又

承示亭齋云云不覺自喜非好人稱奬貴知我者希也

又

張烈女文字四首送觀安亭近日有此事也規利者頗欲撓其獄今幸得白矣此閭旱荒殊甚家人作苦

且鮿食因少留日下當還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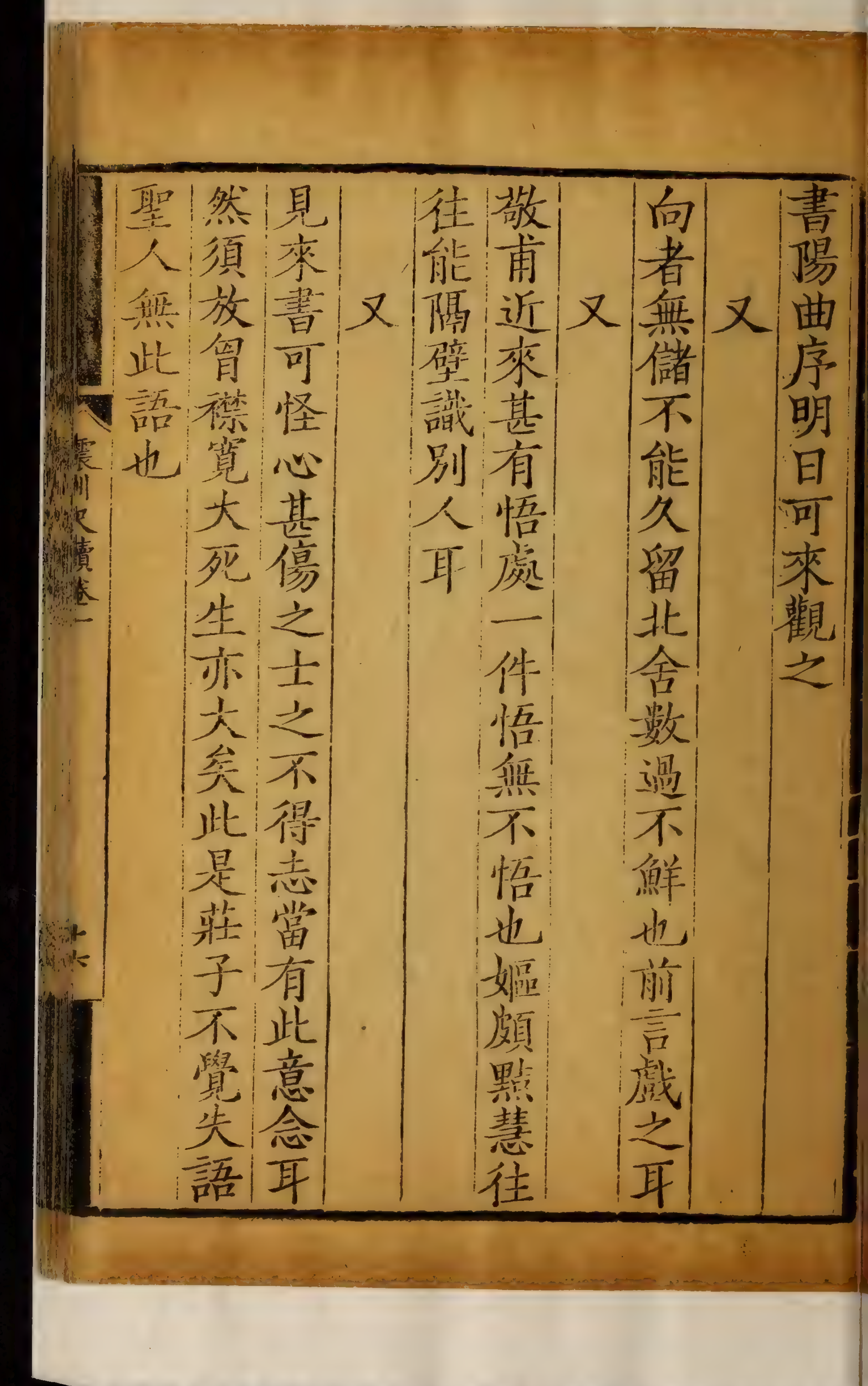
磚硯寄還惜無六驢載以入京耳盇舟誌可寫出觀之舟中無事偶思此作却有意不可草草觀也

又

文字殊有精義然使讀者不能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爲子欽新得寧馨取小字壽孫用秦璽意却新也此後湯餅之會更可使與否一笑

又

子欽爲我行所謂中流失舡一壺千金意甚喜即爲


書陽曲序明日可來觀之

又

向者無儲不能久留北舍數過不鮮也前言戲之耳

又

敬甫近來甚有悟處一件悟無不悟也嫗顔黠慧往往能隔壁識別人耳

又

見來書可怪心甚傷之士之不得志當有此意念耳然須放冒襟寛大死生亦大矣此是莊子不覺失語聖人無此語也

又

日下當還城收拾隨身仍來鄉以竢刈穫逐食不得

不如此耳居此乃非得已也

又

文字亦佳但不知與其人平日往來否如但學中識

面便送之得無類投人夜光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聖人言句可思也

又

吾祖誕辰在今月廿二日裹門不能如外間彌文又

諸父在僕不敢主允齋有美意相知者數人雖黍爲

懽可耳須不可有雜賓也幸致此意

又

喉中常有痰殊不快耳不如意事不如意人須勿置之胸中可也

又

顧伯剛欲梓三泉遺文敬甫有所藏悉付來或更爲之求訪此亦門人之責也吳甥來數言之相見輙忘耳

又

向聞恭簡公說廣東有某人未嘗識字日取四書拜

之便能識字今忘其姓名可問亭齋先生

又

奉使錄付去余文少俟發今日不出也明亦無所往
方爾空鉢何暇著書耶

又

性命之説聖人蓋難言之欲作一論紛紛竟未有暇
眼前事無當意者大率六十四卦中一困字耳家姊
文行有期已托子敬往借它可與養吾知也

又

兩次承問皆失答所往類多庸奴適受其戲侮史稱

淮陰家貧無行乞貸無所得不幸類此傳云向爲身死而不受爲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而爲之殊自傷也

又

純甫手書此于其家得之非欲外人知也其胷中耿耿如此三復爲之流涕今並付去幸爲善藏之

又

袁先生所須記向雖言之不詳更得寫示前後山名形勢及水所出道便可乘興書之

又

向借繩索有書竟不見報没田殊苦然文節公大石已置之庭中飢亦可餐也

又

城市中耳目日非來此雖極荒絕能令人生道氣也

又

遊山記殊有興致畧看一過借抹數行不知何如因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山山北破龍澗下抵白龍寺尤奇勝有泉一道從破石間下流可一里相傳昔有白龍破此山而去其形勢眞如劈破幽谷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瑤

草石隙間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曾到此也讀記因懷純甫爲之惘然耳

與徐道潜

向云萬樹梅花徒見其枝條山中猶寒即今多未破綻日令愼奴探之居人云年常到二月中花始齊魯叟乘此時來且有月益奇耳今歲節氣晚若要桃花須清明後也社約初意合得亦好但諸人志趣終不同當以閑門爲上魯叟亦豈可受此羈紲耶僕在此亦甚苦作文每把筆輒投去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泊遣耳日夕望面晤不復多及

與沈敬甫五首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意朱子解心之神明不測不是但說心之神明不測一句甚好人心與天地上下同流貧賤憂患累他不得須知聖人烈風雷雨不迷羑里之囚此心已在六十四卦上雖號泣于旻天又有在牀琴時也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學者當識吾心亦如此非獨堯舜禹湯周孔之心如此也來書不能一一爲答當以此存心便覺天地空濶生死隨大運更無一事矣

又

民可使由當作日用不知看道之不行也民鮮久矣夫子蓋屢歎之也

又

子張後來造詣儘高如十九篇所載言論可考務外堂堂乃初年事也

又

所疑卒未能詳考樂只是以和爲本而所用不同射乃爲防禦而設司徒六藝如御書數皆習之以爲世用懸弧之義却不爲無用而空習此虛文以觀德也

此等處須看先王制禮之本原不當止向末杪言語上尋討耳

又

和爲貴有子只淺淺就目前行禮者說不是說大源頭蘓秦二公文字少嘗讀今忘之俟再尋繹也

與王子敬

立字彥若執禮字子履馬鄭之徒解彥爲道君子之欲有立也順其道焉耳禮者履也動無非禮迺可以言執禮也承二君問㪅字輙以義答之盖古人之命字所以尊其名也孔門如回淵賜貢由路予我之稱

殊無深意而後世名字之義侈矣

與沈敬甫 三首

史記煩界畫付來褚先生文體殊不類今別作附書景武紀諸篇仍存在內者更有說也

又

莊子書自郭象後無人深究近欲畧看此書欽甫有暇可同看好商量也

又

向論高懸女碑可謂知言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

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并可與觀之

與王子敬

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奉去子長大手筆多于黃圖識之看過仍乞付來趙御史果有停征榜文昏人得此殊無聊也

與顧懋儉

懋儉甚麗于才非凡可及必當高薦抑遏不可得然望用切實工夫有根基田地自是發得大二子亦儘有資質大抵病在不能切實也諸同登者無論前後只是做得熟如老夫自行己意白手得之者絕不可

學但求得于心此是老夫可學處不知以爲然否近來何如用工切望閉門省出入也子敬行速極懶作書但親愛者信手胡寫殊不成字也

與王子敬

沙賊潰去適方聞之然識者已預知有今日矣硃卷留自送之今不復示人也顧處卷尚多但不肯出此亦如人涕唾人有顧其涕唾者無之拾人之涕唾而終日嗅其臭味尤可怪笑也

與沈敬甫 十一首

試事未知何如遂不能毫分有所贊益雨不休句曲

山谿淖汙可念敬甫連有書殊無壯氣科舉自來皆撞着必無穿楊貫蝨之技渠不比少年只看此番相愛且勸之行子元喪女弟又爲追捕之累罄空非附驥不能千里有佳意須臨期使人相聞也

又

世事殊不可測勸君行固難然亦不可不一行也七篇文字頃刻能就只是時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見短不然終歲俛首佔畢何爲者不須問江東神鄙人便是也

又

儘有一篇好者却排幾句俗語在前便觸忤人如好
眉目又着些瘡痏可惡

又

文字又不是無本源胷中儘有不待安排只是放肆
不打點只此是不敬若論經學乃眞實舉子也

又

奴去有小帖極匆據不盡大槩謂欽甫經學多超悟
文字未能卓然得古人矩度耳當由看古作少也星
槎集付來

又

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遂不復知有樹上天生花也偶見俗子論文故及之

又

文字愈佳願益爲之此乘禪也毋更令爲外道所勝幸甚幸甚王司馬云如上飢饅頭一時要發乃佳

又

文字大意不失而辭欠妥耳然可惡者俗吏俗師俗題見之令人不樂也

又

昨文殊未佳想是爲外面慕羶蟻聚之徒動其心却

使清明之氣擾亂而不能自發也勉之如向作自當得耳

又

文字已與養吾寄去大槩敬甫能見破三代以上言語只爲不看後來文字所以未通俗也星槎集付來

又

平生親故必望吾不致書然欲吾有書有何言也不獨匆匆無暇亦自乏意與相見者幸道此意

與葉子寅

傳狀俱已收所諭周夫人欲別爲誌文恐無此法墓

雖在先同穴之義夫人當祔愚意弁于誌中何如更望來報

與顧懋儉

蚤所諭極知孝子之情顧力不逮古人又與今人背馳可歎耳目下尚有三四篇皆爲貧子乞貸之作如先大夫廼須掃室焚薌不易爲也貴州統志付來一觀

與沈敬甫 六首

午睡起閱諸論信如所諭中有實物者也大抵得于四明爲多或言四明悞君定謬耳此等之作混于數

千卷鳥言之中有鼻孔者必能別之不知何以沉滯
至此也

又

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敬甫病自
在無出落便似陶者苦窳非器之美所以古書不可
不看

又

所苦尚未愈宜善自調攝明日即東行也僕文何能
爲古人但令世相尚以琢句爲工自謂欲追秦漢然
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爲悼

歎耳區區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此誠何足辨也

又

旋字枕字即入杜集中便稱佳上乘法全在此也字所以難下者爲出時非從中自然所以推敲不定耳餘已悉

又

大水没路不通人行遂至音問隔絕此鄉懲連年亢旱今歲却種花豆淫雨淹爛奈無圩岸横水泛溢莫能措手昨兩日雨止覺水退一二寸一年所望花豆竟無有矣方令人番耕買秧補蒔啚費工本又太後

時然不無萬一之望人來言西鄉極恒擾非是此地
高強此間人耐荒西鄉人不耐荒耳

又

文字三首送敬甫子敬懋儉共觀嘗記泉老說王濟
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文字中乃自言家徒壁立可
笑吾無隔日儲然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
也

與王子敬二首

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爲瓜王即今之黃瓜
則鄭注萆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

五月乃瓜恐即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爲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讀柳州海石榴詩疑是今之千葉石榴今志書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詳考也志書固有附會可以爲一證

又

高生日來索此書必有疑慮乞更尋檢月令王瓜生當直斷爲今之黄瓜草挐非也且引王萯與王瓜何與疏又疑爲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之俟他日考也

與沈敬甫二十一首

昨自郡還胃風體中不佳文字謾覽獸丘即虎丘唐諱亦云武丘也

又

卷中摘取題目好者看三四篇㪅寫不必多讀也古者六卿之長稱大亦因有少所以別之後來如大將軍亦是官制定名大銀臺不知何出此近來惡俗不可蹈之

又

禮論二首畧辨注家之誤耳無大發明更爲我細勘

未知其是否也

又

奉去文字一首此頗詳覈也前書特爲討賊而發俗人必用相嗤幸悉毀之連日用心極苦故欲與欽甫知耳

又

蒲萄酒詩前後偶寫不同皆可用元時置蒲萄戸出元史占法曾見之不經意遂忘也

又

張駕部墓志已尋得深純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

足多也試誦此言當否

又

墓銘更乞一本昨見孺允云外人見書詈罵事大加詆諆不知吾邑中何多劉向揚子雲也又前送鮑令序以京師爲行在所此是子長孟堅書中語並有顏師古小司馬注釋甚明而邑中人獨曉以天子巡狩爲行在又加詆諆此殊不足辯欲足下知墓誌不謬用慰孝子之心

又

石老墓表敬甫想見但文字難作每一篇出人輙異

論惟吾黨二三子解意耳世無韓歐二公當從何處
言之

又

舍中蓮蕩彌望使人艪然不能還矣毛氏文想已見
作此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
不自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驥然一笑也

又

甫里阻風不得入城遲還安亭世事無可言者暫投
永懷寺避歲燈前後可入城也曾見顧恭人壽文否
欽甫試取評隲不知于曾子固何如一笑

又

水利論後篇并禹貢三江圖敘說再奉去自謂前人有不及者非常之原常人懼焉今人見此必駭然若吳中更二三年大水則吾言亦或有行之者矣

又

近輯水利書比前畧有增益未完不及寄去有圖有敘說大率不過論中之意耳荊坡二老見之必以余言爲然經中中江北江雖說晦翁有一辯甚悉亨齋所言乃是孔安國東坡程大昌說也中江北江入海者何處尋之惟郭景純三江甚分明耳

又

張陸二文不加論議却有意趣莫漫視也來文無可改但勿示人恐爲不知者詬厲且大洩其天機也

又

見子于敝篋中尋檢半日得文三首送看書張女獄事嘗附死事之後但傷訐直不便于眼前人秘之俟後出可也此文頗有關係耳

又

昨見來書甚快塲中二百年無此作不知與介甫子固何如耳平日相長處能于微詞中見得眞知言哉

又

周淑人文未有來言者子遇與六弟連來求兩文去皆俗者作俗文亦是命

又

惠政記藁恐不可識耳法當立石但無好事者又徐君非要官誰肯爲之昨文且留看

又

水利錄付來庚戌卷遲久令人不能忘情并付還昨文字惡其人所以不荅耳可隨意損益與之此等事不至耳邊亦是福也一見便似泥團在前極損道心

也

又

韻補已收外舅志送子敬所見乞告明蚤即發來勿示人也史記謚法亦後人附會耳

又

順甫必談及知吾言不妄志中落落乃不能盡耳悲如之何極無聊賴是下想未能來故促順甫來也

又

録文裝潢猶是新紙乃佳不可多人傳玩及入袖中一似百中經矣野鶴壁記綴王女之後可也阿郎筆

跡須什襲以見還

與王子敬 十七首

吴興使人還得書并惠橋記及圖書印深荷存念過家會子欽又承書惠僕每相念及恨不得日日致書左右耳在試院中托程秀水竟不果也録文見世情危險每不欲上人亦大吏爲之其五策問并前四道承之不辭耳最後文量均徭却竄入鄙語如所諭可謂淄澠之水易牙能辨之矣朱守想非俗流至京當候之

又

午前托敬甫以文字相示見否可齋記欲得伯欽書頗轉求也北窗梅花如對君矣

又

二石說奉去歲事文併粟家事欲俟新春平生無一事不嘗獨不曾對吏今亦不可不一試也尚未能東

又

見郡丞自謂老吏語浇浇不休緩征之說殊不可入蓋自郡中來受撫公旨也爲壙志作權厝志視塟志頗詳核然不能奇耳孫文亦不高湯往乞評之

又

來書善敘事理恐不能復加文飾也熊君乃有皇甫度遼之風平生悔見貴人獨此行爲無悔耳事亦已即決甚明達向人昏瞶之甚泥團不足盡之也

又

道上沮洳不通信耗昨人還得書并子和書荷相念内人且就舘而久病疑慮不能出事未竟少須不妨始初猝暴難當耳此易與也郅都寧成自不易爲之盛六來道其行事多可笑令人不復恨之

又

莊渠書求孺亨校定不出府公意事體合如此兒子

傳示欲隨年編次附入周禮春秋大學諸書甚善若了可封寄宅中見乞道之陸子潛荒政十二解即借示府中敬甫有名否

又

事未能遥度文書已下恐無更變且得的確乃可行也計此門一啟士大夫如墻而進尚容鄙人置足耶

又

昨陳子達書來勸入城荅之云此間有二奇不見戴烏帽乘軒人盜賊數過門不肯入也此間未嘗不荒小民習慣更安帖耳

又

連日臥病青山綠水已無緣分惟有讀書又不肯假借使人浩歎沈君詩俟少間作也

又

鄭君行已先作書并封寄問志矣適許蕭山來得家信家信殊久不通又作此封煩并封速寄之老況不堪明春非討差即請老子長孟堅今世何可得也與麓已進奉常太巖改亶丞初到未相見阜南衙門熱喧亦少會然每見殊有猜疑兑嵎行邊久不還方念之大抵今日京師風俗非同鄉同署者會聚少人情

泛泛眞如浮萍之相值不獨世道之薄而亦以有志者之不多見也

又

所云楊君云云向亦戲言及之公遂以爲實然深用嘆息彼以梁國之鳥嚇我矣衰晚得一命眞自信凡事須行其庭不見其人何可望人知我也

又

縣久敝所應用官錢並被侵沒衙中一魚一菜悉自買比市價此尤可笑日理民訟一日人命亦可數起昔年彭戶部在吾縣頗稱健吏計僕所決之訟兩月

間多于彼三年矣奈何自苦如此向到顧渚採茶登
覽太湖悵然有歸來之志承及宋史意甚恨恨恐遂
不能有成然不能忘也人行草草

又

相違忽忽遂經歲相晤未卜何日自來此凡三得書
每開函如對面復增悵然縣在太湖上山水甚佳顧
日理文書少休暇令人益自嘆俗耳楊夫人既迫遷
死殊可痛其他蠻觸之爭不足道也令弟家信中必
悉之太守公孫子陽之徒得公書綦之不然復寒之
矣半歲中決獄數百事陳謙甫曾抄其一二別無文

字因附去此中亦有精微之理暇時可一覽餘文字
俟續寄

又

周與叔近已過郡去矣有序送之匆匆未及錄去王
元美自大名還致彼撫公意大畧如王少宰所云當
作書院山長耳方爾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復作行計
夏二不及附書

又

五月初十日至邢道亭署篆今初六日太守始至官
中殊無一事公庭闃然未見南方為吏如此者惟土

俗儉陋近來務爲裁損幾于貊道然愚性甚樂之蕭
孤危之迹終不自安也

又

鄭雲洲至又得書荷蒙見念并及史事本朝二百年
無史矣今諸公秉筆者如林鄙人備員掌故而已非
所敢與聞也碌碌不覺又迫冬每得南來信家事日
難支吾二子狂簡俗人所望同年提挈今時乃不復
有此事居有力勢易爲厚決不肯此眞世道之變也
太僕寺誌僅一月而成亦無爲之草創討論雅俗猥
并及粗疎處多中間反覆致意自以爲得龍門家法

可與知者道也

與顧懋儉 三首

奴至道欲東來意如飛動感歎久之與世益無緣乃辱二三君子不鄙夷眞猶菖蒲葅也日下相見諸不及

又

五燈會元幸爲致之近來偏嗜内典古人年至多如此莫怪也

又

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初四日十九日書並至是日亦

有書寄家硃卷爲王内翰提去未還抄本在十九日封中想見之即無一字改者但緊辭後篇謄録錯悞因改二股不能記原稿耳天下人非無識者惟填榜時有鬼昧也館試嚮見徐少師已面告不赴後科果奏限年士論亦頗爲不平類有娟嫉之者然吾亦何意大冶鑄金金豈踴躍自謂我爲干將莫邪乎日來讀書稍接續甚好但須沉着莫輕放過望并以此規切二子也

與沈敬甫 四首

五弟來得書極荷見念之意得失自有定命若以見

知有一毫希覦便非吾心所以遲遲而去俗人不能知也此回遇大風絕江淮而度江中景物更奇畧具諸詩中前日托舍弟亦不及專録寄去今止録去江中一首日下當還諸所欲言不盡

又

親故嬾作書向爲公言鐵劍利倡優拙固耶毋攪子厚囚山賦亦自無聊也人還附此

又

去年在京師一日與華亭林與成對坐虛齋啜茗吾問與成近寄家書否與成答云亦自無可寄吾來三

月親故書問殆絕祇爲無可寄也敬肖近況何似太圓曾了得否兒子輩恐遂爲俗流敎它看老父字說有信來未嘗道及書中事何也

又

風俗薄惡書生才作官便有一種爲官氣勢若一履任望見便如堆積金銀俗人說無餓死進士此言尤壞人也

與唐同年 諱愛

契闊數易寒暑懷念何可言五月到邢不覺已迫冬咫尺魏闕不異湘楚何啻子雲寂寞而已

與高經歷

翰林侍制劉德淵墓表學士王惲撰在城西西丘里程家灣隱士林起宗墓碣在城西南永安村東一里蘇天爵撰都尉墓在縣西南十五里有古塔刻馮氏族姓已上三碑乞訪問尋搨二本見惠

與王沙河二首

過縣重擾多謝治内有石碑煩命工搨數本楊誠齋云除却借書沽酒外並無一事擾公私切勿見訝也

又

宋公碑勞神爲荷已多原發工食恐不彀用今見還

殊不安即付來使犒賞役人楚辭一部附奉覧

與徐南和

向求慧炬寺斷碑又城北東韓村東嶽廟中有開皇石橋碑記并乞命搨一二本官舍無事頗慕歐陽公集古録奈力不能也以此相累幸不罪

與周孺允 二首

切承長城尋有書寄謝諸公皆見教公獨無所答豈有不足于中抑去人不能守候也縣號難治欲以曹平陽卓子康之道治之俗人皆非笑然如人病久多服參苓元氣亦可漸還附子大黃終不敢用也陳謙

[illegible]還能具道此中事并託面候不一

又

到縣不能致一問可知吏之俗矣太湖去治二十里不一遊向到臨安與子實約遊西湖子實竟不至又違日雨命輿至城外遶城一望而已俗何可當爲吏不能作氣勢人頗謂之不能多有見教者老人豈復肯受人見教耶任性而已太夫人起居萬福人便草草附問山茗少許公非乏之乃致遠忱耳

與沈敬甫　四首

考選庶吉士存老甚有意諸公亦爭爲言而給事中

又題本欲限年此輩意忌實違之俾不通也吾亦雅不欲就但隨緣得一官諸公自徒紛紛耳

又

人生出處有定由人不得讀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之辭殊覺有味出宰山水讀書松桂林有何不可

又

山城僻處非當孔道雖隔一湖視燕京更遠耳為五斗米折腰意默默不能自得也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柰何丙丞相不案吏僕性實不喜案吏人翁然稱之僕獨笑謂吾非案吏者聊以戲君然竟不案

吏也每視事吏環立婦人孺子繞案旁日常有數百人須吏決遣自以爲快或勸自尊嚴如神人又不能也與太學生飲人或譏之然無太學生肯相召飲者恨不得與老兵同飲耳人須當任性何苦強自抑遏以求人道好昨從顧渚山望太湖風帆半日可到家矣以公相知及之

又

內閣無所事日食太官之膳而已有相知者云更欲有所處然僕殊自愛寂寞令千載之下想見楊子雲高致閣中見揭高皇帝諭中書文云先書之天地無

有也後書之天地無無有也先書之聖人無知也後書之聖人無知也此語甚奇若欲盡此官則此官須與天地聖人冥會者乃爲盡職今世求楊子雲何可得

與傅體元三首

得書承相念每讀李習之文見其欲薦天下之士急于若已之疾痛使習之得志真古之所謂大臣宰相之體也而或有譏之者濫矣省足下書意慘然又自傷也自歷任以來覺此官最清高前在京師見居要路者乃日騎馬上伺候大官之門高人達士以此較彼殆若勝之此晨門封人之徒所以見慕于孔氏也

特中間又有不容久處者耳兒子落魄然身世之事吾亦不能自慮安能慮此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有詩寄來曾見之否宋廣平墓在沙河有顏魯公碑前令方思道于沙土中出之此碑歐趙亦未見也碑文頗有與史異同者乞寫舊唐書宋璟列傳便附還人欲相稽考也文字頗以為戒絕少作有一二篇寄兒子欲觀從彼取之不悉

又

懋儉人來問之知有内艱殊為驚怛僕思歸之心甚切中秘有書數萬卷欲讀一過為此牽延未能決也

又

承過舍相送又有扇金之惠悪俗雅不信人惟徐龍灣書來云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遺金者乎徐君非面譽人者人情不相郵所以不却來賜也

與王子敬 二首

袁吏部來不承音問殊爲失望吴興事頃得信知鄉人意殊不佳存與道亨言辛苦二年餘專爲彼中見告者力保護之其實自謂不愧古人不意乖忤如此道亨亦以比境具知深以爲嘆今向人言若眞負塗汙而求人洗刷者昔人有因仕宦爲人羅織以爲憂

者龜山先生曰顧君所自爲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無愧而不免焉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僕來此亦偶爾久不作仕官計待冬杪入京即自劾免歸也

又

范司成已行後始拜内閣之命附書去之及今淹延不覺又三月無日不思歸也北來者皆言鄉里少年更聚會羣不逞極其相傾屏麓亦頗知意不輕言若從容叩之亦必無隱也僕所以不去者非能爲千仞之翔第不肯以虛弦下耳兒子曾有書抵鍾君當亦

不世情耶

與馮太守 二首

性理稿僅閱一過草草殊不詳畧加朱點爲別舊有點識無容改評矣序文平正通達殊不類近時軋茁之體眞有德之言也中間堂聯再書二聯奉上乞賜改教擇用其一

又

昔陳仲弓從諸子造荀氏時太史奏德星聚于五百里内今明公守郡某等不足爲輔佐然四方之賓會于此請顔此堂爲德星堂不知可否

與沈上舍

前者見過治所已束裝殊恨不能爲主人也夙慕蘊長公之高風買田陽羨聊欲效顰吾兄杯酒戲言忽遠遣人來其重然諾如此僕遂不欲北行大丈夫不負國家何媿只去就可以自決耳

與管虎泉

每辱不棄親末眷念之勤臨行又不及爲蔬飯以謝別罪罪諸令舅亦必見怪也兒婦暴亡適官舟已在城下諸役皆集老來又不堪哭聲遂不可止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家事如此且無顯擢可以行

道而爲此役眞大愚也

與某 四首

僕以未造朝不得至東郊一望車塵大丈夫豈效兒女子情只人世知己難得耳遠別不能不惘然也有便當奉問

又

書至知公復有事于科試大丈夫遇合當有時新天子時可以出矣水利論具有前人之論特爲疏剔之意望當事者行其言以惠東南之民非有牛鼎之意也獄詞曰增東坡先生謂之曰勝曰貧若何山城無

聊殊相念寥守書已先寄矣

又

還舍時不覺忙過未得畧從容欵坐此行真媿故人可謂往來不憚煩者也佛有兩遇謗孫陀利旃遮女者此自不知佛于佛何損修到時調達推山何懼也邢中極有高僧士人畧不知之僧家亦無知者所謂乘志尤闕漏無徵僕頗訪得之欲表著其人此等皆有得者劉太保見宰官身不誣宦途所見皆可厭思與吾丈一談何可得祓甫近亦相聚否

又

承寄書比出京方得之遂不及報然壯足下之志必能進于古無疑也顧非可徒言在積累而至之耳昨到家甚念欲一見然久出應接紛紛知足下以疾不至雖至亦不能從容論究奈何宋史何人乃敢爾附遼金亦儒者之嘗談即耶律氏猶可金源奄有中國一百十有七年此可比之劉石爲辱載記耶老大沾一命恐有簿書之擾而此志殊不衰若天假之年必能有成也

答周澂山 三首

方得抵報適有人東還附上亦私心之喜也此中事

殊異常攝縣者日欲中傷一日忽發狂自縶太守前殆若有神吳與人喧傳其事某於世誠孤立惟恃蚩蚩之民猶欲俎豆于賢人之間耳然益厭苦唯恐去之不速也人行速秉燭盡此殊恨不悉

又

奴行書畧具又使面陳冀鑒私衷平生不肯媕阿今似落井而向人號者然殊不然直當明目張膽耳近得閣老書云祖宗有法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論國之所恃以立也而今法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廷公論不在天下人持其說蒼黃翻覆以與天下爭

勝而敢爲不顧紀綱決裂風俗頹靡人心紛亂而莫可收拾不知何究竟偉哉斯言録以似吾兄讀之一快也北地極寒珠米桂薪殆不能度日冬杪入賀即疏乞歸耳廳記并雜文托傅體元録呈至否方有書與陸希皇俞仲蔚頗覺暢也廳記已入石再寄二通并神應記乞視之

又

比至京實欲求還田里適時事一新元老雅故相知有此遷轉以是不敢言去此本無繫戀意鄉里少年何乃以梁國之鳥相嚇也承念及之餘令兒子面悉

與許子雲

人來承子撫公書適防秋事急不以時致冬杪入賀過鎮辭之始爲致云與吾丈夙契且言待還作荅書也蒲州在位久獨一元城典史論之朝中並攻一典史司寇議辟投之四裔報止去官而已會御史論廱尚鵬旨自中下遂塗汙黜蒲州外廷方擬推代者而取新鄭旨亦忽從中出高公即赴闕矣向事瀆聒正如人被泥塗亟欲洗去之後殊悔過爲此喋喋耳夫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今日 上升殿受賀退朝偶鄉人還附書荷吾丈之相念耳

與陳吉甫

吾兄何日計偕明年過二月恐僕又還舍不相值也王大夫眞有故人情然政不必依靠人往來自任吾意耳一日有事天雄見向時石丞子執經門下者與之坐久之別去人生何自苦吾輩尚不可謂之老然同時已半謝矣府中夜卧聞更鼓聲醒然不寐追念平生故人欲如少年聚會何可得也偶人還附此爲問草草

與淩廉使

承賜水利疏具爲東南之利大矣捧讀太息昨有奏

記非敢為激發之行蓋官守當爾若坐地方言者之罪毋乃假借豪右而虐煢獨過甚耶今更有所陳者劉清惠公身歿未幾門戶衰零孫女被僇辱以死今幸得昭雪矣其孫復坐大辟劉之夫人至縣庭跪拜令人泫然閱其獄辭殆不至死似文致之也以清惠公之賢庶幾所謂十世宥之者況先皇欽恤之命新朝曠蕩之恩耶惟執事垂意

與邢州屬官

匪材倫員邢中無能有益于民屬歲之不易不自度其力之不能為民乞哀掌上官之採納視他年解俵

差爲省易然又皆賢宰之夙夜殫瘁使鄙人安享受成以無過譴也茲幸稍遷念一歲中相敘自知鄙拙不周世務而每辱敎誨便此違別不能無情日夕惟冀望内召草草布此爲謝

與陸五臺

向者輙敢通書于門下乃辱不鄙還答往往多過獎兼以敎誨之語然如此年時欲南山射猛虎其爲不自量可笑也沈茂才來顧特因致謝水利纂一部附奉此爲東南利害甚大使者秖以空文應詔耳左右幸賜省覽

與姚晝溪徐龍灣

謹遣小兒拜謁不與爲禮則長者之教誨深矣

歸震川先生尺牘卷第一終

